



潮韵

李超群 著



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

赶 潮

（代序）

超群总是不甘寂寞的，尤其是当改革的大潮滚滚而来的时候。于是他便操起了笔，充扮了一个追赶时代、追赶潮流的斗士——一个颇有战绩的斗士。短短的几年间，他便发表了二百余篇包括报告文学、诗歌、散文、小说等体裁的文学作品。这些作品虽无鸿章巨制和惊世之作，但却不乏深邃隽永之笔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，能够写出如此多的作品，的确令人感佩，更为一般从政者所不及。

也许是我不太熟知的缘故，我总觉得超群脚下那黄土地是无歌可唱的。然而，超群却唱出来了，且唱得是那样地引人入胜。在他的笔下，春天的风在鲁西南“哼着清新的小调，把绿色的梦幻寻找”；夏晚的微山湖“微波舐岸，诵吟着渔家的诗行”；五月的田野“裸露出琥珀色的肌肤”，晚秋的枫叶上“红色的赤诚在流淌”。循着跳动的旋律，我心目中的鲁地变成了充满诗情的卷轴画。

超群心地憨厚、举止沉稳，但却不乏激情和洞察力。他于人前听到了这片土地上的潮声，看到了滚动的大潮。他认真审视了鲁西南大地，细嚼品藻了改革的盛况，抓取激励人

心的题材，既对生活作了实录，又探求了事实背后的社会原因，既褒扬了当代的浩然正气，又针砭了现实中的种种弊端；既写出了当前人们的心态，又揭示了人们灵魂深处的境界。他饱含着激情，为一组组英雄群体和一个个风流人物写出了赞颂词章。《黄土地上的大潮》展示了昔日的头抵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用粗壮的手握住了商品经济杠杆的壮观景象；《潮韵》中的主人翁韩军，是一个头脑聪颖的青年人，他用自己的智慧为企业开辟了一条绝途；《天下谁人不知君》中的王庆新，是一个开拓型人物，所到之处都留下了辉煌的足迹；《昨天已经古老》中的张奉泉，是一位由工人一步步走上领导岗位的企业干部，他工作稳健，似一块吸引力很强的磁块，紧紧地吸引住了全厂的干部和职工共创大业。

同情弱者是中华民族的美德，《厄运变奏曲》中的高中泉就是一个值得同情和歌颂的人物。作为一个因公致残的人，高中泉本来可以坐享清福，可他却用力拔开了遮住阳光的树枝，干出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，荣获了山东省“富民兴鲁”奖章和“优秀经营管理者”称号。《直面厄运的侵袭》的李云振，因遭受双耳失聪的不幸，近年来发表了各类文章900多篇，最近，被共青团山东省委命名为“新长征突击手”。还有从田野走上讲台的李金山，勤于笔耕的《豆腐记者》郝志文，几十年如一日侍奉五保老人的黄芳荣……。这些弱者和小人物，虽然有着不同的境遇，但却有着共同的特征，那就是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去生活、去创造、去奉献。

赵群是一位多面手。近年来，他除了做好机关文字工作外，还发表了50余篇通讯、调查报告、问题研究等文章。搞文学创作，只是他本职工作以外的业余爱好。作为一个业余

作者，能在短短的几年中结集这样一个集子，实在是件可喜可贺的事情。当然，我们如果过高地苛求这个集子，这里面也难免有不足之处。但我们也应该看到，这个集子仅仅是一个诚心人走出的第一步。既然第一步已经迈出，我们也难以预料他会走到哪一步。我们谨望他们——如超群这样赶潮的年轻朋友，保持这颗诚心和敢于弄潮的勇气，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大胆地走下去。

李新宇

一九八九年五月

目 录

赶潮(代序).....李新宇

诗 歌

雨涤春早.....	(1)
雨中,走来一位老人.....	(2)
羊山烈士陵园抒怀.....	(3)
市场小札(外一章).....	(4)
五月,在鲁西南尽情地戏闹.....	(5)
故乡的黎明.....	(6)
六月的黄昏.....	(7)
枫叶颂.....	(8)
秋收.....	(9)
垒积木(外一章).....	(10)
故乡的黄昏.....	(11)
风.....	(12)
乡井抒情.....	(13)
春讯.....	(15)
晒场.....	(16)
一位落榜青年的自述.....	(17)
晚归.....	(18)

黄昏·····	(20)
我搬进了新居·····	(21)
别·····	(22)
未来的春天·····	(23)
秋雁·····	(25)
枫叶二题·····	(26)
柳絮·····	(27)
雪中偶思·····	(28)
湖边落日·····	(29)
小草·····	(30)
谒无名烈士墓·····	(31)
幼芽·····	(32)
酒的变迁·····	(33)
绿色家族启示录·····	(34)
仙人球·····	(35)
爱之光·····	(36)

报 告 文 学

路，在延伸·····	(37)
厄运变奏曲·····	(40)
潮韵·····	(55)
神圣忧思的升华·····	(72)
天下谁人不识君·····	(82)
希望的摇篮·····	(93)
昨天已经古老·····	(103)
酒神·····	(115)

豆腐记者·····	(132)
直面厄运的侵袭·····	(134)
大潮来临前后·····	(138)
玉壶冰·····	(145)
充满生机的土地·····	(154)
黄土地上的大潮·····	(162)
艰难的起航·····	(177)
太阳，每天都是新的·····	(184)

小 说

黄叶地·····	(190)
无声的泪·····	(206)

电影文学剧本

桃花镇轶事·····	(214)
------------	---------

附 录

当代文学女性美描写管窥·····	(236)
对新时期小说佳作爱情描写的思考·····	(246)
后记·····	(261)

雨 涤 春 早

淅沥沥，淅沥沥，一夜春雨带来了春的湿润、春的温馨。

清早，推开窗扉，一股清丽的气息扑面而来。窗旁新栽的小白杨是湿的；远处古朴的小村上空袅袅的炊烟是湿的；连我刚做过的梦也是湿的。

弯弯的土径上，坑洼处还残留着琥珀色的春水，空旷的田野经春雨的洗濯，显得更加缠绵而深情、温柔而宁静。

我缓缓地移动双脚。

路旁的麦苗翠绿欲滴；桃花淡淡的玉杯里盛满的甘甜；柳芽儿微张的雀嘴里衔着玉露；呢喃的小燕子甩动锋利的剪刀，为春天的早晨剪彩；半轮鲜嫩的太阳正喷薄欲出，给高高的钻塔镀上了一层桔红……

我陶醉了。呵！丰腴的黄河三角洲，你的早晨正铺开一首腾飞的小诗。

雨中，走来一位老人

淅沥沥，斜风街着细雨，滋润着大地。

笔直的土径上，你走来了——顶着微含凉意的春雨，扛着军用铁锹，踏着琥珀色的泥泞。

虽然，你宽厚的胸膛微微前倾，虽然，你骄健的步伐有点蹒跚，但你仍象当年检阅队伍那样，把威严投向那排排新栽的树苗，神色中透着军人特有的挑剔。

退休前，你告诉老伴：“咱们回家过几年清闲日子。”可一回到家乡，“义务护林员”的头衔却对你产生了巨大的诱惑，于是，你又一次食言了。

淅沥沥，春雨中你走来了，以生命的暮秋，护守着早春。

羊山烈士陵园抒怀

昨夜，有一群勇士为夺下这个山头，在炮火中凝固了。
凝固成山上的翠柏，凝固成山上的青松，凝固成这座泣鬼神的山。

今早，这座山苏醒了，到处是野草青青，山花灼灼。

一群戴红领巾的孩子，高举一面血染的旗帜，怀抱一束束沾着露珠的朝花，怀抱着一片喷着芳香的敬意，踏着一节节山的脊骨，向庄严的顶峰走去。

渐渐地，脚步沉重了，沉重成崇高的悲壮和静默。

纪念碑下，孩子们轻轻放下灿烂的思想，用无声的泪朗诵着心底的诗句。

金色的阳光为高大的纪念碑和垂手肃立的孩子们剪影。

猛地，我感觉到眼前正耸立着两尊塑像。

一尊是昨天的。一尊是未来的。

市 场 小 札

（外一章）

卖 菜 女

菜市被几缕淡淡的晨雾缠绕着一阵阵叫卖声此起彼伏，粗犷的嘎然而止，颤悠悠的拖着尾音，脆生生的充满稚嫩…
…

你默默地立在那里，偶尔的几声叫卖中透着几丝羞怯，在这喧闹挤着喧闹的地方显得有点单薄。但你那顶花的黄瓜、带露的金针菜、鲜嫩鲜嫩的豆角却是一幅幅有魅力的广告画，吸引着众多的眼睛。

个体摄影者

用早已淡忘了的光学公式换回了一张营业执照，用待业的学费买了一架“海鸥”，用新观念竖起了块“青年服务部”的招牌。

你没给那些发霉的日子留下底片，而是把取景框对着生活，摄出了一张张幸福的欢笑，摄出了一代人腾越的雄姿。

五月，在鲁西南尽情地戏闹

一

原野那身翡翠衣被南风拽掉，裸露出琥珀色的肌肤，挂在枝头的杏姑娘窥见了，忙扯起一角绿手帕，将发烫的脸遮盖。

二

葡萄棚下，摆着令人流涎的晚餐，二嫂一把推开丈夫递来的酒杯：“俺喝俺的‘崂山可乐’，不喝你那呛人的‘曲阜老窖’。”大娘忙夺过酒杯：“甬喝了，再喝就误了明天开镰。”

三

“啪、啪”，长鞭抽醒了睡懒觉的太阳，剪开了笼罩大地的一层雾纱。呵，金黄色的海洋中，到处移动着五颜六色的小舟，远方的天幕竟被圆锥形的麦垛戳破了。幸福欢乐的一天开始了。

故乡的黎明

一块灰色的纱巾，裹住了两颗星星。当我伸手拽掉这迷人的朦胧时，纱巾竟神话般地消失了。哦！久违的故乡黎明，你是在同我开玩笑。

故乡黎明的前奏是十分痛苦的，你看，纤弱的草儿挂着硕大的泪珠；灰灰菜的手掌让泪染得湿漉漉的。

哗——，小白杨拍着巴掌笑起来，他笑太阳睡懒觉，他笑金针菜还未举起只只喇叭。原来村东的大路上，已有三三两两的人们下地了。

村口的大槐上，响起了流行的歌曲，激越动人的旋律，响彻田间。骤然，我觉得整个大地都在上升。

呵！故乡，你终于又迈出了崭新的步伐，你终于冲破了“日出而作”的习俗。

六月的黄昏

鲁西南忘了上锁，和煦的风无拘无束地吹过。原野上，到处裸露着一片片琥珀色的诱惑。

一颗成熟的红果，向遥远的地平线飘落，那飞溅的汁液，涂染了西方天际。

弯弯曲曲的土径，驮着金灿灿的丰满。坐在圆锥形麦车上的姑娘，竟不顾一天的疲惫，哼起了最流行的甘甜的曲，摇大鞭的老伯，把火种伸上硕大的铜烟锅，一切奋斗的痛苦，都化作了淡青色的悠闲。

村头上，几个光屁股的顽童头顶着满篮拣拾的喜悦，那雄赳赳的步子，俨然是凯旋的战士，路上的土块，把他们的嫩脚丫烫得痒酥酥的。善解人意的白鹅，也迈动富态的步子，挺起肥厚的胸脯紧随在后面。

小院里，羞涩的新媳妇刚放下镰刀，又奏起了锅碗瓢勺交响乐，不一会儿，一盘盘使人流涎的小诗，便摆上了葡萄架下的圆桌。

朦朦胧胧的夜声中，杜鹃鸟吟起了如痴如醉的情歌，劳作了一天的人们，手执蒲扇，静听着这沁人肺腑的绝唱。

枫 叶 颂

秋的第一个音符刚刚颤动，脉络里就有红色的赤诚在流淌，当秋拨动所有的琴弦时，满腔的热血也沸腾了。

哦，你的脉搏和秋的主旋律是共鸣的，你的生命的晚节有着火一般的热烈。

秋 收

悠悠的白云把天空抹得蔚蓝，清清的晓风揉碎了夏的蓊郁的记忆，主宰原野的金黄色终于宣告了秋的临盆。

秋天的田野具有无限的诱惑力，它象一本令人百读不厌的情书，上面遍写着充满魅力的高粱、玉米、绿豆等符号。

农民擦着满脸的喜悦，把珍珠运上场，把琥珀运上场，把翡翠运上场，把春的希冀、夏的祈望、还有浇水时飞溅的懊恼统统运上场。

喜孜孜的姑娘，用双手和目光，检阅、摊晒着果实，乐哈哈的小伙子，把歌声也收进了仓廩。

垒 积 木

(外一章)

妈妈，你不要动我垒的房子，什么？不象？不！我才不比着图案上垒呢，一大堆积木只能垒成二个象外婆家的房子，那样住的人太少啦。我这样垒的房子能住好多的人，连那个无家可归的老爷爷也能搬进来。

信

妈妈，你为什么把爸爸的信放在胸口上？妈妈，你念给我听听好吗？我告诉你妈妈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爸爸回来啦。我问爸爸：猫耳洞象猫耳朵吗？大炮响时你们也用手捂耳朵吗？你想妈妈和我吗？爸爸听了，只是笑着不回答。

妈妈，爸爸的信一定很烫人，你看，你的脸被烫红啦。